

傅 恒 著

当代平民追击腐败分子的冒险行动

天地平民

Tiandi pingmin
天地之间有杆秤
那秤砣就是老百姓

出版社

傅 恒 著

天 地 平 民

重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地平民/傅恒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5

ISBN7 - 5366 - 7179 - 2

I. 天… II. 傅…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6786 号

天地平民

傅 恒 著

责任编辑 罗玉平

封面设计 刘梁伟

技术设计 刘黎东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13

字数 258 千 插页 2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2000 册

ISBN7 - 5366 - 7179 - 2/I · 1293

定价: 23.80 元

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巴金文学院副院长

傅恒



内容简介

这是一个机关干部、两个下岗工人、一个进城民工共同演绎的一个既可敬又可笑的故事。

几个面对现实生活中难以化解烦恼的人，被人利用陷入一桩看似正义，实为蓄谋已久的荒唐的报复行动。逃离现场的路上，有人发现了搅和此事正在逃亡的贪官和混进面包车上的陌生人，使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为了躲避追捕和盯住贪官，几个人踏上了一条荒无人烟之路，陷入一个又一个险境，多次处于生死的边沿。在一个个友善的藏民帮助下，最终走出了险境。

作品借助几个不同层次的人在身处险恶环境的挣扎中，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所表现出的对待生与死、爱与恨既单纯又复杂的心态，竭力展示和挖掘出了他们复杂心态的形成过程及其根源。

作品情节紧凑、语言生动、人物性格鲜明感人。本书不仅使人阅读畅快，掩卷后还会留下久久回味。



事情起源于那个阳光灿烂的下午。

几乎每个当事人都是在事情发生以后才掂量出，那个下午事实上没有出现任何特殊的，或者可以被称作反常的现象，也就是说，没有人们经常提到的所谓预兆。因此，要想假设能够采取什么预防措施，绝对是痴心妄想。

A1

是一个初夏季节里成都市区内罕见的晴天。一大早就阳光明媚，太阳像个打扮妖冶的女孩，到处挥洒自己的魅力。无论细心还是不细心的人都感觉不出，这个初夏的上午同其他初夏的上午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真正感觉到有差异的是大黑疤。

但大黑疤感觉到的差异是心情，不是其他什么。

昨天晚上大黑疤值深夜班，照惯例，此刻应该正是猛补瞌睡，嚣张地打着鼾声大睡的时候。不幸的是大黑疤昨晚惹了麻烦事，这阵子心里毛刺刺的，躺在床上，如同躺在碎石堆上一般难受。

老婆一脚踢开房间门，这一点和他预测的很一致。

老婆这么踢门早就不是第一次了，所以，大黑疤也就继续一脸漠然，呆呆望着从窗户上撞进屋里的太

天

平民

Tiandipingmin

阳。那太阳很怪，不把别的东西弄出光彩，惟独把他脱在椅子上的保安制服搞得很耀眼。制服上有若干装饰线条，像个什么锦旗的边，大黑疤每次穿上带有“锦旗边”的制服，都难免触动脑子深处的记忆，搞得心里乱糟糟的，像个秩序很不好的会场。

老婆本来心情差，踢门就是希望看到大黑疤表现得像个诚惶诚恐的“下级”，结果大黑疤继续只看衣服不看人，老婆的发泄欲就更强烈，用力抓起椅子上那堆保安服，胡乱向上一扔。衣帽裤子像失事的飞机，在空中分裂成若干部分，然后各自分头往下掉。大黑疤依然不动声色，默默望着散落的“残骸”，暗暗猜测老婆生气的原因。男人在家里，得势时是皇上，失意后只能当太监。这个道理他懂。

老婆动作粗暴，嘴上反而出奇地温柔，她把话说得软软的，语调极像幼儿园阿姨对孩子讲故事。她说大黑疤，你一辈子都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分量，你晓得不，如果块头高大也要算个人物，那么成都的人物就会多得让全市的公共厕所爆满。

大黑疤早已习惯老婆的捧和贬，这些年一直是在她夸张的赞美和嘲讽中过日子，惟一不太适应的是区别太明显，两年前全捧，近两年全贬。

你以为一个下岗劳模有多粗多重？老婆继续使用软软的语调“给幼儿讲故事”，你以为亮出劳模品牌就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老婆说这句话时，大黑疤开始警觉，她千万别是卖体育彩票又遇到什么麻烦。

几乎是刚开始有这个念头，就看见老婆手背上有刚刚被抓破的血痕。大黑疤一急，掀开被子跳下床，问老婆：有人来闹事？

遵从老婆的安排，大黑疤历来睡觉不穿睡衣。他曾经见义勇为救工厂，仅差一点点就被钢筋刺破睾丸，但下身仍留下了一个黑黑的大伤疤。那伤疤在外面无论多神秘，在家里绝对没有藏身之地。以前这疤很辉煌，很有魅力，老婆常常亲它，有时它还能充当夫妻之间调动激情的媒介，经常是老婆刚亲到伤疤那儿，伤疤旁边的“家私”就膨胀起来，像一枚即将发射的火箭，箭头笔直向上，当然不是指向蓝天白云。

老婆说，这伤疤是不是旁边那个“家私”的开关？

随着大黑疤下岗离厂，辉煌的伤疤身价一落千丈。老婆这会儿面对他的光身子，就故意不指他大腿根部黑亮耀眼的大伤疤，偏偏指着他大腿中间的玩意儿，冷笑：要不是有这个“家私”碍眼，你完全可以骄傲地露着光荣疤，站到楼下去卖彩票，人家也就不会把卖彩票的机子拉走了。

听见卖彩票的机子被拉走，大黑疤在肚子里恶狠狠地用力臭骂了一声。

大黑疤以为这是他昨天晚上惹事引来的后果。

昨天夜里刚惹了事，他就意识到会有严重的后果。他不怕后果冲他个人来，最担心的是牵连家里。结果越担心的事总是越容易出现，现在不仅牵连了，还牵连得相当严重，在眼下，拉走卖体育彩票的电脑，基本上就是断了全家最后的希望。

天

平民 Tiandipingmin

大黑疤一咬牙，胡乱抓了两样衣物套上，匆匆走出去。

大黑疤有意不穿保安制服。不是因为老婆将那几件装饰得像锦旗一样的衣服扔到了地上，他故意赌气。是他知道，由于昨天晚上惹事，他已经没有机会再穿那制服了。

匆忙加上心情坏，大黑疤无意中犯了一个再也没有机会挽回的错误——

他忘了穿内裤。

走出门大黑疤才发现，他根本不知道该去哪儿寻找他家的“电脑型体育彩票销售机”。大黑疤很无奈，只得朝天骂一声：狗日的彩票机！

都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实，瘦过分的骆驼绝对没有肥壮的马耐生存。国营大企业亏损严重了，比自然灾害更可怕。到了难以维持的时候，才知道贾府中那位王熙凤是个不可小觑的女人，她说“大有大的难处”，果然就真的是有难处。偌大的企业像一个无底洞，即使填进去一两个省，也会漏得不剩一寸土。皮一烂，再好的毛都无处生根，家里满墙的奖状也没法挡住大黑疤下岗的命运。

离开工厂那天，大黑疤独自一人默默在厂里转来转去，东看看，西摸摸，记得哪儿有两颗螺丝松了，特意找出扳手，将它拧紧，直到拧得再也找不到一颗松动的螺丝，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那一刻，身强力壮气吞山河的汉子，竟虚弱得走



路直摇晃。

大黑疤是上午领到《下岗证》的，他不吃不喝，一直在厂里转游到天黑，终于忍不住，趁无人看见，蹲在偏僻的墙角边偷偷大哭。

回家后老婆一下子看见他十分罕见的红肿眼睛。大黑疤母亲去世时他也没有这么哭过。

老婆比他先下岗，肚子里早就有火气。老婆说，你给厂里卖命 10 多年，现在，厂里要生存，就不管你的生存，这么做太不公平了。

他斜了老婆一眼，无声无息坐到桌前。

见他这模样，老婆更愤慨，说，他们借口没资金，要职工下岗，你睁开眼睛看看他们修的干部宿舍，看看他们坐的豪华车，看看他们手上年年更换的手机，他们凭什么要我们去自谋出路。你还把他们当……

大黑疤又盯了老婆一眼，这一眼已经变得很有分量。

自从工厂不景气，老婆就不再把他的脸色放在眼里，话越说越多：他们搞改革，凭什么要把成本打在工人身上？有本事搞，就应该有本事自己承担。你鼓起牛眼睛瞪我干什么？无论你在背后怎么维护他们，人家也不会把你召回去。人家把你卖了，你还帮着数钱。憋痴。你以为你是郭靖，靠卖憋来勾引人？

老婆是个金庸迷，居然抬出个艺术形象来对照。

这话把大黑疤憋了一天的悲愤情绪点燃了。大黑疤两眼圆睁瞪着老婆，坐在凳子上，身子没动，拳头一挥，一张方桌被砸成一摊碎木块。

天

平民 Tiandipingmin

老婆狠狠冷笑一声，一扭身走出去，嘴上说有本事砸自己。

临出门老婆顺手将门重重一拉，碰出一声震耳的闷响。

大黑疤没有告诉老婆，他是心甘情愿下岗的。那段时间，他确实觉得工厂严重亏损，自己也有责任，平时没有尽到全部的努力，看见干部徇私，看见别人在上班时用公家的材料做私活，他没干预……毛病都是由于积累太多才会严重的。工厂到了最危机的时候，大黑疤认为自己有义务替厂里分忧解难，分担压力。

大黑疤的老婆是成都人，准确地说是个成都美女。这倒不是说大黑疤有什么艳福，是成都的美女特别多，而且大多善交往。大黑疤不断当先进，不断当劳模，同时要不断地应对若干争着来套近乎的美女。当然，那是好多年前的事。那时候流行的就是看重荣誉，不像现在，看重钱和能够换钱的东西。

美丽的老婆就是在当时的氛围中粘上的。上床后他才惊喜地发现，老婆不仅仅是脸蛋美和身段美。

娶到美女，大黑疤不知道是福还是祸。老婆把美丽作为资源，经常利用这个资源，办成一件又一件大黑疤无法办成的事。就在大黑疤夫妇双双下岗，全家陷入困境的时候，老婆不知通过什么办法或者说什么关系，居然搞到一个出售“体育彩票”的资格证和电脑机，要知道这玩意儿几乎就是“摇钱树”，许多人费尽心机也没弄到手。

老婆到底能比别人高明多少？



大黑疤本来不愿多想，现在也不得多想了。

老婆不知是看出他的猜疑，还是像例行公事似的交换情况，主动对他说，天下男人都有一种毛病，仅仅面对一张好看的笑脸，这种病就会犯。

大黑疤也属于“天下男人”，大黑疤很清楚，仅靠面对一张好看的笑脸，肯定不大容易让他犯病。

老婆早已适应大黑疤说话少的习惯，根本没打算听他回答，自顾说自己的话：你没听说过，现在说法变了，以前说知识就是力量，现在变成了姿色就是力量。

话说到这种程度，已经算是比较明确的《说明书》了。

只是这不能消除大黑疤的疑点。不过，有疑点又怎么样？下岗的男人挣不回钱，只能做太监。电视上说，太监没有追问权。

老婆搞到的确实是一棵真正的“摇钱树”。交了保证金和摊点费，理直气壮开始卖彩票，轻轻松松，一月下来收入超过三千。那时候大黑疤已在著名的“明月娱乐城”当上保安，熬更守夜，累死累活才几百元一个月，一推算，还不如老婆收入的六分之一。

还没有顾得上高兴，城管来了，说当街摆放彩票销售机是添了摊位，要交城管费。只好交了。

居委会又来了，在本辖区经营，要交辖区管理费，而且是按营业额的百分比交。都知道卖体育彩票收入高，那就请多支持地方公益事业。这次交的分量重，也交了。

天

平民

Tiandipingmin

摊位旁边的两个门面的老板也来了，同来的还有该单位领导。这两个门面都是国家事业单位搞的“第N产业”，你在商店门口卖彩票，多少会影响商店内的营业，国家事业单位有义务支持下岗工人，但更有任务促使事业单位迅速与市场接轨。说成双赢也好，说成互利互惠也行，总之，要适当分一点比例。

更让大黑疤难以容忍的是，街上的地痞也来抽成……

大黑疤受不了那些官员和执法人员将他当“弱小民族”欺负，忍不住向一个认识的政协委员谈了这事。

政协委员闻言满腔义愤，连夜写了民情反映，送到政协。政协批转给政府，政府又迅速批转到有关部门。

也不知有关部门是为了“掐断麻烦的源头”，还是正等着彩票销售点的空缺，反正，见到这封民情反映后，有关部门立即认定这个摊点“达不到规定条件”，决定撤消。今天早上，执法队上门来抬走电脑，实际上是这个原因。可惜大黑疤不知道。幸好美丽的老婆也不知道，否则，大黑疤又该面临若干冷嘲热讽。

大黑疤一直以为抬走卖彩票的电脑，是他昨天夜里惹事带来的后果。

烦躁情绪积淀多了，大黑疤早就想发泄一下，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机会。昨晚惹事之前，他并没有料到机会说来就来了，所以，事到临头，缺少思想准备，干得就有些出格，与原先进原劳模的身份很不相配。



大黑疤本来是站在娱乐城的第二道门边值班，那个位置既看得见大门内的收银台，又看得见第三道门内的各个包间。看见有人大叠大叠地付娱乐费，大黑疤不可避免地想到各路豪杰以各种理由来他家的彩票销售摊上收费。在这种状态下，他看见走廊和包间里男男女女搂搂抱抱，便觉分外刺眼，听见阵阵浪笑和娇声呻吟，更觉刺耳。这种“刺”越忍耐越痛苦，他干脆从第二道门走到第一道。大黑疤绝对不可能料到，这短短几米距离，不仅没有使他甩掉烦恼，反而走出更多麻烦来。

他看见一辆豪华车停在门口，迎宾的保安拉开车门，车上走下一个十分熟悉的人，用一句讲评书的话来叙述，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厂长。

哪个厂长？

当然是他工作过十多年，又害得他下岗的国营大厂的厂长。

大黑疤憋在肚子里的气一下子冲上了脑袋。他刚来娱乐城时，几位过去同车间后来又一同下岗的师兄师弟来约他，鼓动他一同回去找厂领导说理。那几位师兄师弟为了说服他，特意将他领回厂里，让他看厂干部们新修的住房，一套挨一套，套套宽敞明亮，装修得让人眼花缭乱。来约他的师兄师弟们说，每块砖都沾有我们的血汗。大黑疤不愿闹事，他不想毁了自己的英名，只淡淡地说了句：天下本来就有差别，全世界的官都享受不同待遇，只要他们能把工厂起死回生，这点享受算什么。

天●

平民 Tiandipingmin

那次，大黑疤没有参加师兄师弟们的行动。他只是站在厂里，面对十分熟悉的厂区，久久地发呆。呆得像一尊雕塑。

昨天夜里他却无法忍受了。

他太知道这个娱乐城的价位，来这儿“娱乐”一次，相当于一个工人几个月的工资。而眼前这个正要进来“娱乐”的人，曾经笑容满面地给他颁发过奖状，也含着眼泪给他发过《下岗证》。大黑疤不知道哪种面孔才是厂长真正的面目。

大黑疤拉开门走出去，一把抓住厂长，问：还认得我吗？

不知是厂长喝了酒，还是大黑疤穿了制服变了样，还是厂长真的记不得那么多的工人，毕竟厂太大。

厂长说，前几次来好像没见过你开车门。

大黑疤火气更盛，你花谁的钱？

厂长不高兴了，关你什么事？

你花谁的钱？

关你什么事！

大黑疤一抬手，狠狠扇了厂长一记耳光，又重重推了厂长一掌。

换了其他人，这两下动作算不了什么，可大黑疤出手，情况就大不一样。大黑疤可以坐在凳子上，身子不动，一拳砸碎木桌。厂长虽然身材魁梧，在大黑疤手里，却像个没多少重量的筐子。一掌过去，厂长飞向豪华车，把车子砸出一声闷响。车身仿佛突遇不平的路面，猛地颠簸了几下。

围观的人都去注意车身是否受伤，只有大黑疤看见，厂长的嘴角有了血。一耳光能见血，说明厂长气血畅通。

厂长顾不及站起身子就骂起来。车上的驾驶员忙下车扶着厂长，指着大黑疤告诉厂长，这人过去是我们厂的先进模范。

肯定是这句话的作用，厂长和大黑疤一下子都平静了，那场面，好一阵没动静，仿佛僵持了一百年。

大黑疤一跺脚离开了明月娱乐城，在街上毫无目的地游走到快天亮才回家。他明白，这份工作不会再有了。他不怕别人怎么对付自己，最担心的是影响家里的日子。结果，担心没用，最担心的事最容易发生。

桔子找到大黑疤时，他正在一个低档茶馆里坐着喝茶。

后来大黑疤反思过，为什么会参与到那件生死攸关的事件中。反思的答案是：与命运有关。假如不是，为什么桔子会找到自己？就算桔子向家里打听到他出门了，偌大一个城市，他怎么知道我在什么地方？

只能用命运来解释。

桔子来通知大黑疤，皮处约下午四点在“悠然茶楼”喝茶。

大黑疤有些恍惚，悠然茶楼……在什么地方？

桔子说，你认识皮处不是在大众茶馆吗，悠然茶楼就在大众茶馆旁边。

大黑疤马上记起，是在羊市街西延线上。那条大



街上的茶楼多得像机关里的主任和“长”，一抬头就能数出好几个。

大黑疤在走投无路时能够进明月娱乐城当保安，全靠了这位被称作“皮处”的人。本来应该称为“皮处长”，现在的人们无论什么年纪都赶时髦，好像不精简一个“长”字就很土很土似的。

大黑疤是在大众茶馆里经人介绍认识皮处的。虽然下岗，虽然好些日子找不到谋生手段，大黑疤仍然要去坐茶馆。成都男人大多有这个习惯，据说这才是正宗成都男人的生活。大黑疤来自小县城，无论怎样也该学上一点正宗成都习惯，就像外地男人去了北京，不管懂不懂，多少也得哼几声京戏。

去了茶馆才体会到茶馆的好处，最重要的是能少听美丽老婆的刁钻嘲讽，另外，即使最不善交往，也有机会结识几个人。大黑疤就是在那儿，经新结识的人引见，又结识了既有门路，又热心助人的皮处。世上，有门路的人多，热心助人的人也多，但集二者于一身的却寥寥无几，即使有，也是“有偿服务”。

正是靠了皮处的无偿帮忙，大黑疤才去名声很大的明月娱乐城当上保安。

明月娱乐城的高档豪华几乎人人皆知，有钱或有地位的成都人招待重要客人，开口就说，去明月娱乐城，似乎这才够面子。真正让大黑疤感动的还不仅仅是能来这里上班，而是这件事情办成后，皮处根本不允许大黑疤酬谢，也不让大黑疤说感谢话。后来在一起吃过一顿饭，还是皮处买的单。